

# 韩美林自述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生存的开始  
前面是未知数  
赶集  
.....

走在生活中  
我喝了半口迷魂汤  
谁入地狱  
.....

韩美林



ISBN 7-5347-3793-1



9 787534 737930 >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 韩美林自述

李辉 主编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美林自述/韩美林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4  
(2006.8 重印)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3793-1

I. 韩... II. 韩...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957 号

 韩美林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裴红燕 孙 波

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http://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电话: 0371-63863551)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2.25

定 价 21.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韩美林 (1936— )

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  
是一位才华横溢、勤奋  
多产的画家、雕塑家。

1960年毕业于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1979年当选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事。1980年曾在美国纽  
约、波士顿等21个城市  
举办个人画展。2004年  
获世界艺术家协会颁发  
的世界艺术大师奖。其  
绘画和雕塑作品，以动  
物和人物为主，最著名  
的作品有中国国际航空  
公司凤凰标志、1983年  
猪生肖邮票、1985年的  
《熊猫票》等。

# 总序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份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2002年8月8日，北京

# 目 录

韩  
美  
林  
自  
述

## ◎生存的开始

|             |    |
|-------------|----|
| 前面是未知数····· | 2  |
| 那远去的镣声····· | 6  |
| 赶集·····     | 11 |
| 初恋·····     | 15 |
| 生存·····     | 16 |
| 孰爱·····     | 21 |
| 我是一个兵·····  | 31 |

## ◎走在生活中

|               |     |
|---------------|-----|
| 我喝了半口迷魂汤····· | 36  |
| 小板凳·····      | 57  |
| 云水流记事·····    | 63  |
| 谁入地狱·····     | 78  |
| 木头片子·····     | 81  |
| 人渣·····       | 90  |
| 戚英·····       | 95  |
| 让王熙凤管家·····   | 109 |

## ◎憔悴，不仅仅为了艺术

|              |     |
|--------------|-----|
| 我讨厌耳提面命····· | 114 |
| 我与雕塑·····    | 118 |

|              |     |
|--------------|-----|
| “下蛋”的季节····· | 125 |
| 吉年画鸡·····    | 128 |
| 为伊憔悴·····    | 130 |
| 换个活法·····    | 132 |
| 为鸱鸢匡正·····   | 138 |

### ◎直抒胸臆

|                  |     |
|------------------|-----|
| 生命·····          | 142 |
| 说鼠·····          | 146 |
| 这个世纪的炎黄子孙·····   | 149 |
| 和平·····          | 152 |
| 人生美好，把美留住!·····  | 158 |
| “礼义”质疑·····      | 162 |
| 最难写的两个字——祖国····· | 172 |

### ◎代后记····· 周建萍

|                |     |
|----------------|-----|
| 幸福万岁——代后记····· | 186 |
|----------------|-----|

生存的开始

# 生存的开始



## 前面是未知数

我没有多大的本事，只能画点狗呀猫呀的画，且感到离“自成一家”相去甚远，“大功”也尚未告成。

我经常照镜子，看到镜子里的我一年年地变老、变胖，时喜、时怒、时哀，可怎么也看不出像个画家。

倒是有一次与港澳青年联欢时，他们说我是个“足球教练”。从何而来呢？大概是我身体还挺健康，不闹病也不闹灾的，上楼梯都是连蹦带跳一口气爬上五层。

深思。

拉回来讲。除了画画以外，我饭不会做，衣不会补，骑车子老走神，一路准得碰上一个对我龇牙咧嘴的人。

可我有一个本事是大家都心服的，那就是认路的本领，即使是在繁华的纽约或是在转来转去的新加坡，我都能辨别方向，哪怕是只来过一次。信不信由你，在繁华的曼哈顿，我居然给领路的美国人领起路来……

你看，文章还没写，提笔先吹牛了。

从下地蹒跚学步起到现在，生活中每个人每天都在走着不同的路。我走了几十年的路，土的、石头的、柏油的、平坦的、



崎岖的、地下的、天上的……

小时，我家门口是一条石头路，听说路下以前都是泉水，可我没见过。我从上小学起，就踏在这条路上，直到十三岁我离家工作。这条路和我不可分割，我熟悉它，我经常想到它，想到每块石头，它们是什么形状，在哪个位置。在这条路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撅着屁股，拿着石灰从北头画到南头，有鸡有鸭、有猪有狗、有房子有大树、有汽车也有火车……

这条石头路就是我从事艺术的摇篮。



母亲毛淑范，绍兴人，  
外婆周家是当地的大姓。

还有一条是向北走的土路，它连接着大街的柏油路和石头路。这是我上学的路。我每天都饥肠辘辘地打这儿经过。我家穷得丁当响，这路上却有很多卖东西的商店和小摊。香油果子、糖酥煎饼、南瓜焖饭、鸡丝馄饨、芝麻烧饼、高汤米粉……四十年代的冬天可真冷，我肚里又没有底火，雪花冷风一起向脖子里钻可真够受，只有走到茶馆跟前，一阵热气扑来，暖烘烘的。我就趁人不见的时候，从筛子里抓一把茶叶咽下肚，这就是我的早点了，啊！我的童年！

即使这样悲惨，我仍常常念在心中。

一九四九年四月，母亲拉着我走到一条遍是樱花的石子路上，最后来到一幢幽雅的房子跟前。这儿原是个日本神社，现在成了政府机关。那时济南刚解放，我家无力供我上中学，便让我来到这里当了通讯员。在这里，我穿着过膝的用槐树豆子染的军装，腰间扎上一根皮带，打扮实在不伦不类。我打水、扫地、送信。首长姓万，是个老司令员。我给他牵马，走不上几步，褂子便从腰间掉下来。老人骑在马上不忍心：“小韩，来！上来吧！”说着，他一手抓住我的皮带，把我拉到他的怀里……

这樱花满山的路，奠定了我一生从艺的基础。我认识了一大批艺

父亲韩鸿明。



术家、雕刻家，他们都是来这里参建烈士塔的。

我还走过一条路，就是山后那条崎岖的大石路。这条路到市里去是最近的。我不忘记它，不是由于走了多少年，而是因为它是我第一次领工资到市里去买鞋的路。那时的供给制是一斤肉、二两烟叶，还有什么什么的，反正加在一起也不足两块钱，交给家里后我再拿“回扣”，几个月攒起来够买双鞋，因为我的鞋已经前后漏风了。上小学时我就羡慕

“胶皮鞋”（即运动鞋），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在这条难走的山石路上，我把买回的鞋像请灶王一样，小心地提着，鞋面朝外，为的是让人看它。一路上的折腾就更甭讲了，一会儿坐下来，脱了旧的换上新的，左看右看，走上两步，舍不得穿，再脱下来；一会儿又换上，脱了，再换上，再脱……可真的没完没了。晚上睡前还看上两眼，躺下来，乐了，真是乐得像朵花。这一夜我没睡，拉开灯不知看了它几次……第二天，大家看了我的鞋，都大笑了，原来这是一双日本战后物资的女鞋，臊得我再也没穿它，可是心疼了好几个月。

一九五五年我去北京考中央美术学院，这样的高等学府谁不把后脑勺贴在背上来看她呢？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我也不问是哪一个校尉营八号（北京有东城、南城等校尉营），东奔西走瞎闯，先是到南城校尉营，一问，不对，又趔回去，走得我汗流浹背，筋疲力尽，总算找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一进门，一排小榆树，高高的，又细又长，风刮来扫着人们的头顶。我心想，到底是人家美术学院，这榆树长得挺艺术的。学院的楼梯又矮又小，上两台不够，上三台又嫌太跨，我心里仍在想，到底是人家美术学院，楼梯也别致！

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才恍然大悟，这座楼原是日本军队的一家托儿所，怪不得都这么矮呢！那些门口的小榆树也是没有修整的结

果，什么“到底是人家美术学院”嘛！打那以后我再也不讲那句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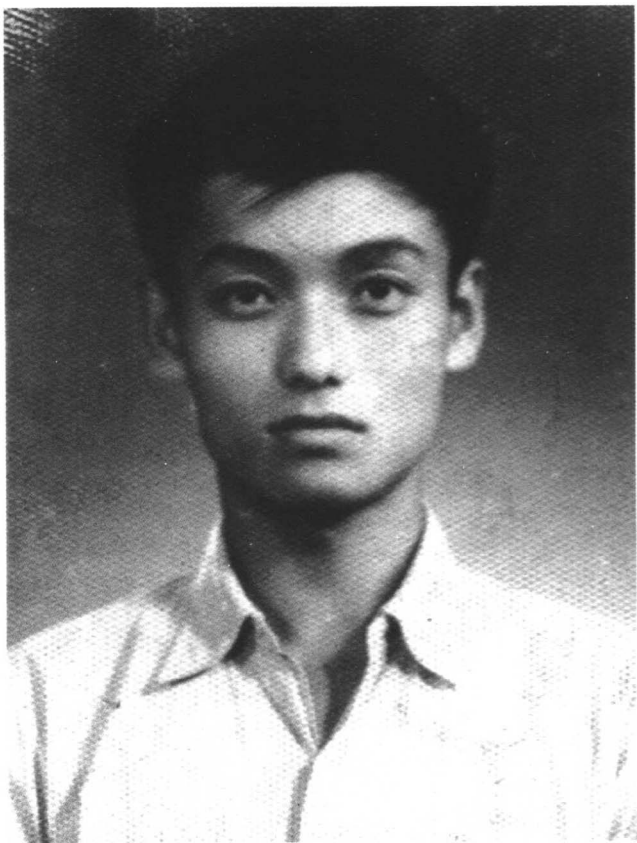
美院期间，不知走了多少路，去劳动、去实习、去画画，只有谈恋爱这一项没有。是啊！怎么没想到这上面来呢？！在学校除了学习就是痴痴傻傻地唱歌、演戏、集邮、攒火柴盒。我在学生会当秘书，每个星期都组织舞会，我不跳，我有自知之明，又矮又小，何必弄到舞池子里转来转去讨人嫌呢！

毕业了，我当了大学的老师，又开始了我的新路。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走过，没什么好讲的，但是有一段小路我非讲讲不可。

一九六〇年我来到广交会，在那里布置展览。一天晚上，我们工作回来，又累又饿，而街上和宾馆都没有吃的。这时，那句“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话显灵了。我们两个老师四个同学，其中还有一个非常文静秀气的女同学，密谋了一番来到大厅二楼，女同学放哨，我们进食品馆，六个“知识小偷”十二只手，大把的糖果抓了满满两口袋……回到宿舍，惊魂甫定，剥开糖往嘴里一放，异口同声“啊”了一声——这些糖纸里包的都是小木头块。

小路虽短，不该走莫去走。上苍给了我们一点颜色看看。



一身瘦骨早铸就——  
1960年大学毕业时。

## 那远去的镣声



小时候放学回家，经常能看到从伪省政府大门里押出的两个犯人，一男一女，一看就知道是一对夫妻。男的走在前面，五十岁上下，又高又瘦，头发胡子像杂草一样乱七八糟粘得满头满脸，一条铁链从脖子上搭下来，一双除了骨头就是皮的脚脖子上缠着带血的布条子，上面拖着一副大镣。女的眼睛大大的，很漂亮，四十岁左右，穿着一身黑色的夹旗袍，双手紧紧地抄在一起，袖缝里露出一个带小锁的手铐……虽然是这副打扮，但她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寒酸气。不用说，他们这是刚刚被审讯完离开伪政府，由六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缓缓地 toward 城西走去……

五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这触动心头的一幕。他们后来是死是活，我全然不知，但他们时时在我脑海里出现，也时时在我梦里出现，这是我记忆里没法摆脱而又非常模糊的两位我敬重的大人。

当时我还是个六七岁的小孩，也不懂什么是抗日，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不是一家人，中国人是自家人……

每天早晨上学我目送他们走远。

每天下午放学我跟随他们西去。

我确信他们俩都认识我，知道有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孩瞪着两只大眼睛默默地接送他们进出西门。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我心头。直到十年后，我才为他们流下泪水。

我长大了。

我知道了历史，我惊讶地读到了那么多中华民族蒙受外强欺凌的历史，也知道“无数同胞”（是真的数不清）、先烈和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让外来强盗砍掉了头颅！……从一八四〇年起，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中华民族就没有间断受到列强的百般欺辱，虽然我只看到这一百零八年的尾声，但已经足够唤起我对这个生我养我的古老民族的热爱与饮恨、敬重与贬斥……

想起这些汹涌澎湃的历史，半夜里跳起来、吃着饭站起来、上山吼起来、望天喊起来，撕胸抓肺，捶胸顿足，恨不得让上帝睁眼，让龙王抬头，让他们看看，这平白无故的苦难，怎么没完没了地落到中国人的头上！

苦难的中华民族千万不能忘记，那些列强们在背上给我们烙上的那两个字——“国耻”！

我经常自思自忖拍案高吼，我长了一头黑发，我袭了一身黄皮肤，我印了一脑袋儒、佛、道，我接了满怀的直立天地、栋梁气魄、无我无他、吞吐大荒。从受教育的那天起，我就有了光明磊落、终岁端正的雄心壮志。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国耻”二字胜过一切。最令人羞辱的是国耻，最无地自容的是国耻，最“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使人决然一死的就是国耻。所有的豪言壮语，都不能忘记“国耻”二字！

三千五百万颗中国人头，是死在二战中日本人的屠刀之下，这一百零八年有多少中国人的头掉在人家手里呢？！

山东老俜的大棉裤能与上海的高楼相媲美。



那两个我敬重的、永世不忘的大人，如果你们在天有知，会知道，那个每天都用惊恐而同情的眼睛看着你们、跟你们一起出西门的小孩，已经从模糊变成了清醒，从同情国人变成了民族仇恨，变成了一生也受用不尽的动力。他起码知道决不愧对这个民族，决不要忘记这个民族的千疮百孔、历尽凌辱的历史！他走遍世界各国，看到那些熟悉的中国文化与智慧的结晶在别的国家博物馆里被用来炫耀他们掠夺的历史，他顾不上自己是个男子汉，泪落如泉涌……

我想起了昔日的刽子手们，想起了往日的大汉奸，也想起了中华民族遭遇苦难的父老同胞、兄弟姐妹，几千万颗人头，绝不甘于埋在自己被砍的土地上！他们死不瞑目！

我想起了铁骨铮铮，也想起了乞降。我们的下一代可知道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人家拿着鸦片不远万里来毒杀中国人，腐败的清政府不仅赔了英国二千一百万两银子，然后，还搭上一个香港！

侵略者美称自己是“日不落国”，一个蹂躏全世界人民几个世纪的流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会想到人家的“民生”、“主权”吗？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将圆明园烧成一片灰烬，俄国“大狼”出面“调停”，中国又赔上八百多万两白银，割了块九龙说是为了“拯救中国”。那只俄国“大狼”因“调停”有功，又夺走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算作奖赏。我们世代代的子孙们，记住这血肉铸成的四个大字吧：“莫忘国耻”！

想一想，日本和俄国为了掠夺中国，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来，不管谁胜谁负，都要中国赔了金银赔土地！甚至中法战争中国战胜了法军，清政府竟下令停战、乞降求和，订下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条约那协定，一个目的：瓜分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者近百年对中国和亚洲人犯下的滔天罪恶，只字不向他们的后人交代，不向受害的所有国家赔罪，他们换了另一个手法，用经济的手段来达到富国的目的，他们让他们的儿女忘掉日本给亚洲人民的斑斑血债、家仇国恨，他们仍在悼念二战中的“圣战英雄”，这不能不使中国人民警醒起来！记住，往日的大汉奸不思罪责，在日本天皇面前无耻地大讲中日之战是“两口子打架”。记住，先烈们那悲壮的爱国绝唱、无数敲响的警世洪钟。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第二个一百

